



南唐書卷之二十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迨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蓋亦蔽於好惡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宋齊丘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爲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而或列爲黨與或各叙于傳者何哉蓋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觀之因謂之黨與而君子未嘗

時昭王  
古閣樓  
藏書印

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  
于篇者未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丘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  
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  
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爲  
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因以鳳皇臺詩見  
志曰嵯峨壓洪泉峯峇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  
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  
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燁爍盡棟泥金碧石路盤  
磽确倒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

鸞鷲梁間燕教鷓石罅虵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  
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  
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威衰媚柳先  
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  
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  
敲啄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怜啄木鳥去蠹終  
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噪噪我我江令石青苔何  
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眇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  
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  
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

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  
罽繳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竒其才以國士  
待之歛人汪台符投書于烈祖齊丘忌其名頗排斥  
之齊丘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  
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丘慙即改字子嵩隨  
烈祖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叅謀議而怯於鼓鐸  
故不預戰功烈祖輔政勵精爲理脩舉禮法以遏強  
衆親附卿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丘頗有力焉烈  
祖欲進用之而爲徐義祖所惡乃以爲殿直軍判官  
凡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貞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

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丘自以名望甚淺欲爲  
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啓  
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爲大將軍烈祖使元  
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  
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齊丘於  
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  
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協欲待嗣  
君齊丘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遷吳  
主之壻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齊丘使  
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丘叅決時政多爲

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已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爲推挽決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丘爲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爲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爲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耻無功不勝其忿受

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丘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烈祖子壻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已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史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

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丘特判貸其死烈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丘卧疾不出烈祖遣壽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為衣錦坊大啓第宅窮極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

時曾夢乘龍上天九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言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爲功爾

窺竊之計與當大難之事皆具

陳喬陳 及放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  
覺傳 鎖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謚醜謬齊丘  
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為正室亦封國夫  
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為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  
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宥齊丘為文有天才而寡學  
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  
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衎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  
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為師授以求媚齊丘謂之  
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  
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

知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雖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  
過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  
周世宗欲取江表故齊丘以反間死斯言殆非君子  
之說閭巷小人之語也龍袞因是著于野錄以欺惑  
後世而後世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  
信况齊丘益樹朋黨以賈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  
之士安能知其妄偽哉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為未  
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  
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丘之事安所考信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六  
哉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  
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  
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寘禍於我此  
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  
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  
是乎萌矣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言也伐南閩攻仁達  
以空其國用逐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  
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行也然則齊丘之死自速辜爾  
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宋齊丘之客也齊丘薦爲楚王景遷教授累遷  
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  
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  
丘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  
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  
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耶三婢  
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  
齊丘因薦覺有智畧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寸刃



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為福州宣喻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它年入覲覺還至建安耻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往討之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為一空於是鎖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丘上表為請乃赦之流覺于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隙而窘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丘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為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元宗以

羣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已言非續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為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丘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恟懼元宗歎曰吾

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  
泣有何益盃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元宗變色左右  
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  
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  
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畫江罷兵鍾謨至自京  
師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丘黨與  
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  
宗之命殺嚴續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丘黨與遂  
敗貶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頽事本郡為軍吏烈

祖署為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  
火及令頽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  
史骨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怊怊延巳年十四  
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  
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為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  
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  
丘以固恩寵同府在巳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  
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  
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  
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

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也聞者躓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丘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巳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巳之智畧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

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巳遲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畧安陸之後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巳之繼母也亦至踈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巳自効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罷爲宮傳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

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  
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  
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  
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之句皆爲警冊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  
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初蕭儼深惡延巳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獄失  
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巳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  
當死儼終獲免人皆避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延魯延巳異母弟也初爲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

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  
名延巳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  
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情  
惜待循資爲宰相也建州之後雖查文徽尸其事而  
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  
開道壺漿奉迎既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  
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効李仁達之徒  
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  
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  
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

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已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澗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裹糧坐甲何爲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

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畧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丘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爲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爲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爲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誚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披緇削髮潛爲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爲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

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  
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  
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  
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  
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  
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  
陛下徒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  
太祖領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  
曰重進天下之姦雄  
陛下一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

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

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  
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

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

乃頒師

以上皆見陳  
彭年別錄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  
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  
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丘薦授  
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銳意天下有  
尅復中原之志岑請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爲一

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閩意以爲諸國可指麾而定  
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  
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  
爲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泐淮巡撫使聞  
守貞敗罷爲屯田使入爲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後事  
云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丘薦授元帥府掌書  
記遷祕書郎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  
重遇朱文進弒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  
以伐閩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爲可討王延政

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  
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閑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  
爲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邊鎬帥洪州屯兵與  
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  
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  
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爲我討賊大軍  
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  
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帥衆以拒文徽文徽  
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  
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

濟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于建州市  
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  
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  
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  
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  
明為主儼明老僧也徒眾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  
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  
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  
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  
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為撫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

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  
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  
劔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  
謨信謨信無信也  
閩人語音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  
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  
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  
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後事  
亡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南唐書卷之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  
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蔀  
屋之幽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  
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  
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  
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辯  
急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

祖殂覺以宣遺詔日出叅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  
俟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  
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  
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  
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巳子  
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  
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巳子大行問臣臣  
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  
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  
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

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江文  
蔚同定禮儀謚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  
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  
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幘巾素裾詣郡  
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醮故老姻  
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弈  
儼入白事舉奩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  
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  
罷弈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歛衽避之歸  
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

其疾以爲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  
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爲郡  
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爲稱職遷德昌宮使  
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  
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  
造而簿籍淆亂鈎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  
無筭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  
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爲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  
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侈而人弗之譴  
太祖皇

帝既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湘中米承勳請行乃督  
巨艘數百柁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姦心預自結於  
皇朝爲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京師首陳運  
米事以爲已績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職豈汝功  
耶特弗叙用既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  
餒而卒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  
偶沉酗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  
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爲之序命曰廬嶽集曹  
郎趙慶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鸞鷲出羣行止玉

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斯爲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舒雅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疇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之交出入卧内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徠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

著格言半雅之辭迨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蒲以本官掌靈仙觀卒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畧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弈角觝爲務鄉里鄙之絳慙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濤蒯鼈相善諸生篋笥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爲廬山三害會朱弼爲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往還澗壁遇大雪乏薪絳恃膂力踊折簷桶燒之病疴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苦

薩蠻勸絳罇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  
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  
碓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闕因謂絳曰  
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  
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  
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  
詣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澗壁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  
其餘利害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爲書詣光政陳喬喬  
與語數日大奇之因表署爲本院承旨經營制置頗  
見幹績俄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

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等數千人立  
爲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迴  
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舟長  
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於海門遮獲越人船  
舫鹽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王師  
克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  
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華等忌絳功  
名出已說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所部百艘爲八  
字陣突圍出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  
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

乃授絳宣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既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

朝廷數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穎爲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劉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剽畧旁縣頗爲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晟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

茂忠於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爲內應討平之畧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鷓鴣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整肅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畧至灃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醺飲乃帥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遁候騎告急座皆恐懼茂忠飲啗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旰

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躡潭人後焚橋梁  
伏道左然後躬探甲冑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迨  
晡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  
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  
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州刺  
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

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茂忠爲亂事未發而令堅  
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稱袁州刺史關津吏擲  
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榜帖贄見  
將階其廳署朱復叱之令執杖庭叅至

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朱抵罪羈管適隸登州茂忠  
今日兩衙立於庭下朱慙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  
刺史皆質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  
其妻女茂忠意爲軍士所畧及歸京師潛使女奴  
賣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枵夜坐  
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劒刺茂忠茂忠以枵自悍連舉  
數四而枵迨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  
乃畧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鬪戰則夜  
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  
洞胷脅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濠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  
襍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  
駱駝爲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  
趨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開寶中  
以吉州永新與潭衡接境因改永新爲制置以元清  
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衙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  
夏賦準貢見縉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  
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摠諸科物十  
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  
清僞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怙懼後  
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爲進奏使以其  
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  
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  
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 朝廷遣使宣喻示  
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祿之昭符嘗爲常州刺史常  
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爲理寬  
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  
雷電逸庭官吏震懾昭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  
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



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之二十二

南唐書卷之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  
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  
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鼈之徒事飲  
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  
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  
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而事實聯綴宛  
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  
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

康平例入

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  
虛腹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  
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  
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斂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為  
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  
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  
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  
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

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  
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  
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為無事此亦好儒之効也

皇朝初離五代之後 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  
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  
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編秩完具  
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  
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於  
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

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  
爲金鰲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冊數聯譽諸朝廷由  
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  
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  
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  
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  
以詩遺之曰幼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  
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  
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踰年後主  
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

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  
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贓污故  
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  
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  
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  
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秘  
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

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  
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棗州司戶卒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褻特自負才器

以藐勢位既而動多屯躓五舉猶爲白丁及屬皇  
朝左僕射沈義倫竒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惟每  
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  
對

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賁疾作謂人曰挾  
冊爲儒聖僞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第豈非命耶吾  
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  
誥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鼈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  
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

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洎  
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鼈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爲  
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畧備則一介不干  
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鼈心與  
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鼈乃悔恨躡至數  
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愆其期後雖固子  
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

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  
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

王師問罪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穎題詩其落句云媿侮羣豪誇大度可怜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廷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弔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爲第一穎爲末綴榜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督無穎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徃徃罹鞭朴會德霸出

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詬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禮耶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聞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既爲戎帥不能自扞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爲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

毬以較力少頃引酒一卮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  
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為且試詰之郢曰既就矣  
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  
曰語勢首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  
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丘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為事弱冠始  
讀書學為辭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  
然自勵彌篤不以為耻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  
邇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  
孤兒可鬻况費用乎於是罄橐遣之旭不得已再就

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為第一釋褐歸鄉而  
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  
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  
南曹叙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為  
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為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  
謂為古人乃並世耶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為人  
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  
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慕自古賢俊  
遺言為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為詞賦得有唐程度體  
後人以為法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哉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毋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于

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爲先知會毋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

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罌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貲鏹飲歡之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巽謝焉復喜酈遊市肆當壚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非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緡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

自脫衣裘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功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貴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僊序以記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

然則觀真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

皇朝而行事具于

國史也此弗敢述姑志其故國之聞爾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

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淮南駐驛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



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  
於嗟重後仕 皇朝奉

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南譙人 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

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

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

臣在國所作 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

汝實爲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

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 上

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

皇朝洎最顯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 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

盡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

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 朝且求緩

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

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既

以和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

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

泣下授鉉左僕射叅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

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

南唐書卷之二十三  
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  
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  
之命其言甚切

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  
陛下出師無名

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効貢賦二十餘年以小  
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

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  
後仕

皇朝與湯悅同奉

勅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  
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南唐書卷之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爲恠誕譎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恠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譎譎縱橫蔓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爲宗也彼既自誣於聖人而不

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  
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為正道反是  
者吾知其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澁進藥無  
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  
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  
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  
立差群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  
腦痛皆無効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  
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

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大服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  
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  
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  
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  
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  
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  
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一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  
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為  
十九也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丘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生閩云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

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溪澗剏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

海州刺史宸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廐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廐中覘宸栖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宸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鋌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宸問曰先生其有劔術乎宸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宸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宸俱至東城宸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頃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

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宸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宸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劔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女冠取先生烏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卧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爲陛下致之乃以綃囊懸

南唐書卷之二十四  
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  
爲鋌熟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  
中糞壤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取先生糞  
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  
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  
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條忽雷電  
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  
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  
嗚呼取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有謂親授於徐率更  
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

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爲辭歟抑  
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之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 在吳爲樂工 吳多內難 伶人不得志 漸高常吹三孔笛 賣藥於廣陵市 昇元初 案籍編括 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 時關司歛率尤繁 商人苦之 屬近甸 亢旱一日 宴于北苑 烈祖謂侍臣曰



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  
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  
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  
旃滌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将唯  
周本爲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  
便殿引鴆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  
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  
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  
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  
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  
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暹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  
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媪列坐諸婦進  
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  
耶江浙謂舅爲  
官謂姑爲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是

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毋死未葬會元宗乘間書草字  
於便殿家明給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  
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草字上署曰宣州上供  
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毋元宗大笑因以賜焉  
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

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予家明謔之曰  
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  
何求家明曰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  
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元宗賞花後  
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  
家明因進詩曰玉鬣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  
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鈎龍元宗大喜賜宴  
極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  
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  
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皆慙宋齊丘無子晚

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  
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寫署其上云欲與唐祚革強  
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  
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  
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  
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  
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  
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颿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  
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  
而過後主即位家明老而無寵

楊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菑菑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鈞

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廬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恃之以爲先聖之罪人

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城私撻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邀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窀穸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

之曰自寬哀感冥閔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獻歎弔者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推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而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鳴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為腐儒而已  
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  
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為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之二十五

南唐書卷之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  
照起一心為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為淺見道哉昧者  
曾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  
以為佛將以斬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斬超脫耶  
而愚孰大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  
世也作浮屠傳素宏曰浮屠佛也章懷太子  
曰浮屠則佛陀也聲之轉耳  
傳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  
法豈固為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

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瘤贅親削僧徒厠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効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

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徃徃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斁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干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

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後主遺之齋供一無所受

王師尅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苦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中淨德遙

觀其烟燄遂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賞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

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死于石  
子崗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  
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  
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為浮屠保大中授文  
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  
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為序其略曰首楞  
嚴經者自為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  
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  
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

聰明文思探賾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為大賚  
四方未為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  
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  
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為之改容今  
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  
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  
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  
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  
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



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  
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率於民  
雖然田業頗厚而貲不加多歛率常勞而用不加乏  
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恠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  
若張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爲神恠也  
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鷁之微  
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  
况遇賢輩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

作妖賊傳

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于民  
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  
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于神求爲主者神曰張  
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  
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  
無統御之畧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  
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于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  
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  
不設備賊衆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城守

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  
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  
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  
賢困窘復告于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  
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  
斬于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  
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之事  
然後知嵩言無足恠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疵癘  
爲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恠畢出固其所也且以

孫權之竒英猶不能無惑况遇賢乎

諸祐

諸音查

蘄州獨木人自言不如葦者數世能使貧

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猱雜互  
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  
衆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  
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  
蘄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  
里酋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  
媠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鄴爲巡  
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

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輿服器用  
皆埒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為幼稚宜無  
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  
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之二十六

南唐書卷之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亡  
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  
死宗廟士不能死丘墓者無國無之且為人臣者身  
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  
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况土地人民我何有  
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  
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邾庶  
其莒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已則曰入某

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趣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爲太子監國署澄爲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候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爲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

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圍戰未幾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却絳昉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柰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間

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遍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軍不聞楚州耶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尅遂屠之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于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

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蘄泰楊光滌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

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畧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于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劉從効泉州人也仕本郡爲統軍使閩亡從効說其刺史王建勲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即以從効爲泉州刺史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

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遺二女在郡從効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爲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効因越人奉表貢于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効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効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鎡歸于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爲叛推立副使

張漢思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漢思老而養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爲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即以洪進爲泉州節度使紹鎡至建康釋之以爲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

嗚呼附劉從効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効始事閩而閩亡幸國家之亂遂劫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効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于

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効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之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後輒喪其膏  
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  
國傳

閩國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群盜起  
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畧地至泉州軍  
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  
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



州刺史景福元年巖率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  
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為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為  
副使審知為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  
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  
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  
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為大都  
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倓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  
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  
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謚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  
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

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  
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  
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  
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崇而卒十有二  
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  
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鱗審知次  
子也莊宗即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  
閩王鱗既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  
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  
率兵擊鱗鱗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誚之曰予不能

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鱗  
上書求爲尚書令唐不報鱗遂絕朝貢即皇帝位改  
元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立五廟置百官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鱗殺  
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鱗心忌之鱗謂人曰仁達智畧  
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鱗妻早  
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荅審知婢金鳳陳氏鱗嬖之遂  
立之以爲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  
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  
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

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  
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鱗怏怏與之其次  
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做圖之乃  
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鱗聞鼓噪聲走  
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做所殺鱗立十年見殺謚曰  
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  
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  
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  
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

館乙衣冠偉然騶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倖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

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倨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立而倓已死命發塚戮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乃止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  
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  
大夫黃峻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叅  
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  
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  
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  
已而歲人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  
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  
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諸國皆借  
后妃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嘗爲牛

飲羣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  
連重遇既殺昶常懼爲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語誚  
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  
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  
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  
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  
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  
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  
重遇已弒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

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掖朱文進陞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顏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鎮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顏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鎮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給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攻建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將劉從効自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

吳越

南唐書卷之二十八

南唐書卷之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揚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畧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

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  
飲酒譴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  
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吉爲帥吉乘馬傷髀  
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  
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  
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  
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  
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  
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  
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

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  
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  
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拜  
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  
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  
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  
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  
刺史於是澧辰淑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陞朗  
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  
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

賓為左相弟存為右相廖先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末  
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羲範修貢京師  
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羲範曰車駕南  
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  
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  
汭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  
尊王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  
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  
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

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  
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  
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為左  
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拔常  
為僕射馬珙為尚書子弟皆出為節度使文武皆進  
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  
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  
羲聲立羲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羲聲判內  
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  
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羲聲用事謀



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勲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義聲不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追封衡陽王弟義範立義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而生義聲母袁夫人有

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弓矢冠劔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將諸蠻攻澧州義範遣劉勅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

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曷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義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義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

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覲瞑目視義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卒年四十九謚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範母弟也義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

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砥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義萼於僕射洲義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瑫敗於湄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

皆鬻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柎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曷廖偃囚義萼於衡山師曷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款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為天子不廢宗率其下乘十人觀京朝  
八人共監觀九人於千金刻佳羨王母起  
亦南執羨宗監亦並新南亦並新南亦並  
相高與國囚羨宗於山南亦並新南亦並  
南唐書卷之二十九

南唐書卷之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為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  
四達合為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  
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  
又甚焉盜酋強卒相與為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  
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  
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  
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楊楚泗和  
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

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  
漳泉四州復置劔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治  
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  
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  
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  
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  
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州徐溫建節陞  
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  
于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  
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津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

滁州

顯德五年

和州

顯德五年

光州

顯德五年

黃州

顯德五年

舒州

顯德五年

蘄州

顯德五年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

海州

顯德五年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德五年入于周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度俄改志義後降軍事

汀州

保大三年取

劍州

保大三年置

漳州

保大三年取俄復舊改為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清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嗚呼乘窘以鬪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鬪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

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臯陶爲士師期于無刑而洽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盛德之流光宜肇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徵者爲翼肆中吳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爲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爲陳大夫家于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

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爲玄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爲子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允爲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二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軍生曇字貴遠趙伯人侯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次曰瑤字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



曰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羗于素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爲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字子期博士議郎太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怙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

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仲堅涼太子侍講生暉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眺亮愔曾孫系翻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玄孫曰剛歆字士業西涼後生八子勗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

豫州刺史生獻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  
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  
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太祖  
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  
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  
國公虎生世祖諱昞襲封唐公昞生高祖於長安體  
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  
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  
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爲皇  
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

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即位是爲大唐憲宗子建  
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  
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  
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  
室子爲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  
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  
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  
榮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爲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  
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漢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

振而覬覦之心無所饜足則亂臣賊子倣尤爲之者  
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  
卒或崛起於羣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  
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  
而弒渥碁溥祿去楊氏則又溴梁大夫之罪人且楊  
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  
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  
賈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  
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  
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

矣

馬令南唐書自謂誅亂尊王遠邁元經而操  
觚紀事頗類於稗官虞初亦未窺遷固家澠  
顧子汝達博覽窮搜厭家藏元刻舛訛校讐  
而梓之聊備史家一種且以志俗原也南唐  
自烈祖開拓偏安一隅規模雖淺狹而元宗  
後主奕世典學綽有故家文獻之風自孔壁  
汲冢以來經史子籍及晉魏法書名畫多萃  
於南唐觀保儀黃氏之掌記可徵已其一時

君臣詞華秀麗如奇葩豔夢聲律清徹如龍  
管鳳簫騷壇號為絕唱固有自哉厥後見俘  
于宋取累世寶藏一炬而燼深為可惜然太  
平崇文館繙閱者半皆籍煜之遺迄今江左  
人文甲海內而好市古書畫輒傾囊橐故遐  
方人士游歷茲土見者目為吳癡流風餘韻  
千載猶存讀是書者可以想見矣

嘉靖庚戌秋八月東海晉明姚昭跋



